



76

列 寧

論 共 產 國 際

火 炬 出 版 社

寧 列  
際 國 產 共 論



版 出 社 版 出 炬 火

# 論共產國際

著者：列 寧

出版者：火炬出版社

發行者：火炬出版社

經售者：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  
所有

每冊國幣一角二分

初版一——五〇〇冊

中華民國廿七年三月八日出版

# 目錄

序言	三
三個國際	八
第二國際的破產	一〇
第一步（切美瓦爾德）	一五
第三國際和它在歷史上的地位	一七
論共產國際的基本任務和共產黨的作用	二〇
工人運動中的新路線	二八
共產國際與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	三二
共產國際和職工會	三八
共產國際和國會制度	四〇
應當學習	四三



# 論共產國際

## 序 言

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在一八四八年的『共產黨宣言』上就已經向世界喊出了「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呼聲。從那時候起經過十六年的功夫，歐美的先進工人們，已經起來響應這個呼聲，組成了國際工人聯盟。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在歷史上所有的階級中，祇有工人階級首先找到走向國際聯合和國際爭鬥的道路。這一點也就是表明工人運動發展史中的新時代。

第一國際對於最重要的問題，始終沒有十分明確和一致的表现，這是我們所能够預料得到的。然而在各種思想潮流中，只有最澈底的最貫徹的學說，科學社會主義創造者的學說，得到了勝利。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第一國際的真正的主腦和領導者。

第一國際的組織存在的不久。巴黎工人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失敗，使它歸於滅亡。可是它的經驗，已經成了後來國際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爭鬥的基本寶庫。第一國際主張土地和生產工具國有，主張政治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並且實際上組織了國際的工人政黨，它的親自參加巴黎公社的革命鬥爭，更給了我們一個榜樣，告訴我們可

四

而且應當怎樣爲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所有這些主張和行動都成爲以後共產國際的基礎。可是因爲各國沒有廣大的羣衆運動，和密切團結的工人政黨（除德國以外，加入第一國際的並不是黨，而是職工會和其他各種工人團體），所以就造成了國際的歷史的弱點：各國沒有羣衆的政黨，而要成立堅固的工人國際，這是不可能的。

一八八九年所造成的第二國際，就把填補這種缺陷的任務放在自己的肩上。實際上，在第二國際時代，許多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廣大羣衆，都被吸引到工人運動（各種各樣的）中來了。那時成立了領導無產階級鬥爭的大政黨，職工會和工人合作社。這種運動在各方面都得到很大的實際上的成績。在工人沒有政治權利的地方，他們爭到了政治權利，一切國會中都有工人階級的代表參加，並且實施了勞動保護法。職工會也進行了轟轟烈烈的罷工，這種罷工時常能夠很有價值的改良工人的生活。在八小時工作制和國際和平的口號之下，廣大的羣衆每年在五一那一天舉行示威遊行。

此外，組織了強大的工人刊物，發行了許許多多書籍，宣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學說。各社會黨也有了極大的力量，在羣衆中發生了廣大的影響。

可是，第二國際終究經不起歷史的考試：正當牠氣壯力強的時候爆發了世界大戰，而牠一下子就塌了台。這是因爲牠不能撐起共產主義原則的旗幟，不能像恩格斯所希望的那樣成爲共產主義的國際。牠雖然講過漂亮話，有過革命的事蹟，可是機會主義

的卑鄙行爲，究竟爛斷了牠的偉大的骨幹。第二國際在最後幾年的存在中愈弄愈墮落到機會主義方面，終究成爲大賈階級的可恥的叛徒而滅亡。

在對戰爭態度的問題上，最明顯地表現出了牠的不明不白的立場。在國際大會上，每次都說反對戰爭的話，每次都以這種精神一致的通過反對戰爭的決議。但是這些決議祇是一篇空話吧了。實際上，牠給了各黨以單獨行動的自由。各黨的妥協派老板們，知道的非常清楚，「工人的國際團結性」在大戰的時候絕不會妨礙牠們擁護自己的資產階級，因此堅決地舉手贊成這些決議。但是革命話的背後，早已大大的開了叛變之門。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首領貝爾在反對戰爭的講演中，不止一次地說過，假使俄國向德國進攻，那末他就要親自拿槍來保護他自己的「文化程度較高」的祖國，反對「半野蠻的哥薩克人」的侵犯。法國社會黨人對於德國凱撒（德國的皇帝——校者）的侵犯，也說過這類的話。一九一四年恰恰遇到了這樣的事情。哥薩克侵入德國，普魯士人侵入比利時和法國。各國社會民主黨就派遣工人互相殘殺，第二國際也就因此分裂了。

在第二國際中起領導作用的是大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民主黨，而這些黨的領袖都是貴族無產階級的代表。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因剝削和掠奪東方落後民族和殖民地被奴役民衆的勞動和財富，可以用九牛一毛的剩餘利潤，分給歐美僱用工人的上層分子。

用落後民族中貧苦者及奴隸的血汗，來造成資本主義先進國資產階級和工人貴族的非正式的同盟。決定了第二國際的實際政策的也就是這個同盟。

實際上，第二國際不能使它自己成爲真正的全世界勞動者與被壓迫者的國際聯合。它本身就反映帝國主義國家利益的矛盾，所以當這些國家之間開始發生武裝衝突的時候，它就好像雪山遇到太陽一樣立即倒塌下來了。這樣，它的地位就不能不讓給那新的真正的共產國際了。

列寧首先看到了這一點。他的致命的批評，揭破了社會愛國派國際的一切腐敗和虛僞，結果它一定要滅亡。他首先明瞭，必須馬上着手組織新的國際，還在切美瓦爾德的代表會議上，一九一五年九月五日至八日，列寧就組成了後來共產國際的基本支部。執行第一國際革命遺囑的共產國際，是在一九一九年的高潮中，直接在列寧的領導之下成立的。列寧一生始終是國際的領袖和主腦。他親手草就國際的所有的主要文件，共產國際無論做到什麼事情，步步都感覺到列寧鐵手的指示。

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曲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共產國際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毫不留情的與機會主義及一切這些曲解作奮鬥。歷史中絕對找不到第二個社會團體，它的批評和它的自我批評會起這樣偉大的作用。共產國際的第二個任務，就是締結農工農聯合，援助東方被壓迫民族及殖民地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這可以激動各國的廣大的

貧農和被壓迫民族起來和無產階級共同反對世界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使無產階級革命真正帶有國際性、並且保障它的勝利。共產國際的第三個任務，就是要它自己能够成爲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革命原則所陶養成的世界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

年輕的共產國際，在列寧天才的領導之下，着手解決這些任務。在各方面它都已經得到很大的成績。對於國際社會民主黨的叛賣行動，對於各國共產黨內部的左右傾向，現在正在進行不斷的鬥爭，而工農的聯合也一天天地鞏固起來了。這樣，日子愈是久，被壓迫的民族愈感覺到自已與西方無產階級的聯繫的必要。

共產國際在全世界各國和各大陸上，成立了完美的，親密的，與羣衆發生密切關係的支部，它用一條紅色的革命線索纏繞了全球。

但它所已完成的工作與未完成的工作比較起來，那末，已完成的還不過是一小部分。歷史把一個最偉大的任務——世界革命的領導者——放在它的肩上。但世界革命，是人類歷史中一個整個的時代，是爲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作嚴重奮鬥的一個很長的時代。十月革命祇是世界革命的第一幕，蘇聯祇是革命鬥爭戰線上一個强有力的堡壘。中國革命是這條世界革命鏈條中的另一節。在現在國際的反動勢力和法西斯主義表面上的勝利中，新的大震動和羣衆運動正在很快的成熟。共產國際在久經訓練的聯共的幫助之下，照着列寧的遺訓，堅決的向前走去，激動全世界成千成萬的被壓迫的被

奴役的革命隊伍，向腐化的資本主義奮鬥。這就是它執行歷史使命的步驟。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於莫斯科

郭拉洛夫

### 三個國際 [註一]

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曾召集了共產黨的國際大會。這一次大會組織了共產國際——想在各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全世界工人聯盟。馬克思所創立的第一國際，只存在了八年。（從一八六四年到一八七二年）。英勇的巴黎工人——著名的「巴黎公社」〔註二〕的失敗，也就是第一國際的末路。但是它永遠不會被我們所忘掉，它永遠在工人階級的解放爭鬥史中存在着。它造下了我們現在正在建設的世界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根基。第二國際存在了二十五年（一八八九年至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開始）。這個時期，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平安最和平的時期，沒有大革命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各國工人運動已經逐漸的鞏固和剛強起來了。但大多數政黨的新的工人領袖們，因為過慣了和平時期，就失掉了革命鬥爭的能力。一九一四年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爭分利潤，為爭奪統治弱小民族的戰爭（四年之中，鮮血流滿了全球）開始時，這些所謂社會主義者都跑到他們的政府方面去了。他們叛賣了工人，他們延長了戰爭，他們

變成了社會主義的仇敵，他們都站在資本主義方面去了。工人羣衆也就離開了這些社會主義的叛徒。全世界開始轉向革命鬥爭方面走去。戰爭告訴了我們，資本主義是要滅亡的，必定有一個新的制度來代替它。以前「社會主義」四個字，已經被社會主義的叛徒所弄髒了。

現在，一切誠心誠意來推翻資本主義壓迫的工人們已經自己稱爲共產黨人。全世界到處發展着共產黨的組織。蘇維埃政權已經在幾個國家裏得到勝利，不久以後，我們就可以看見全世界共產主義的勝利。我們就可以看見世界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成立。

〔註一〕 這是列寧一篇爲裝製留聲機的講演。

〔註二〕 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組成了自己的工人政府。警察，審判官以及一切國家的官吏，統通由人民來選舉，並且隨時都可以撤換。所有選出的國家辦事員（政府人員也在內），所得的報酬和工人一樣多。常備軍代以全民武裝（國民自衛軍或民警）。學校是非宗教的，不許教授宗教科，宣佈教堂與國家分立，換句話說，就是取消國家給教堂的金錢上的津貼。從巴黎逃走的資產階級政府，得到德國人的幫助，以戰爭反對巴黎公社。巴黎的無產階級，還很衰弱，他既沒有階級的政黨，又沒有很完善的組織在職工會

裏面，因此做了許許多多的錯誤，尤其是沒有和農民發生關係。因此，資產階級能够毀滅巴黎公社。差不多有三萬擁護巴黎公社的人被槍決，有一萬五千人被流放。雖然巴黎公社祇存在了七十二天，然而它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次嘗試的經驗，對於世界無產階級不是沒有意義的。從它的胚胎中發育成蘇維埃國家。所以在三月十八日這一天，全世界無產階級都紀念巴黎公社參加者——爲工人政權而奮鬥的戰士。

## 第二國際的破產〔註一〕

……歐洲大戰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歷史恐慌，就是新時代的開始。戰爭的恐慌，和其他一切恐慌一樣，深深的加緊了暗藏着的矛盾，使它暴露出來，揭破所有的假面具，拋棄一切的不確定性，破壞一切腐化的或者正在腐化的威權。……第二國際在二十五年或四十五年之中（從一八七〇算起〔註二〕或是從一八八九年算起〔註三〕），很能幹的做了些非常重要的而且有益的宣傳社會主義的工作，以及預備的，初步的，簡單的，組織各種力量的工作，它曾經起過歷史的作用，可是已經死亡了。……

……所謂國際就是要使那些在現時困難時期中實際上能够堅持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的人們，相互接近起來（開始是理論上的，以後是組織上的）。這些人們集中自己的

力量，準備向自己的「祖國」政府和統治階級「回射」。但是這並不是容易的事，他要有不少的準備，極大的犧牲，並且不經過幾次的失敗，還不能順順利利的過去。可是正因爲這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祇好和那些願意做這件事情，不怕與國家主義和社會國家主義的擁護者完全斷絕關係的人們共同去做。……

……把實際情形先公開地告訴你們吧：大戰終久是要逼你去這件事情的，不是明天，就是後天。在國際社會主義中有三派學說：第一，徹底執行機會主義政策的國家主義者；第二，機會主義者的死敵，他們已經在各國開始申說自己的主張（機會主義者對他們大部分人總是迎頭打擊，但「戰敗的軍隊受到很好的教訓」），並且能夠進行國內戰爭的革命工作；第三，失望的，動搖不定的人們，他們現在跟着機會主義者用種種虛偽的企圖，用似乎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並非笑話！）方法來辯護機會主義，以中傷無產階級。一部分陷入這第二派學說中的人們，還可以救出，使他們回到社會主義方面來，但是這祇有用一種政策，就是極堅決的與第一派和一切辯護投票贊成軍事等信用的，「保護祖國」的，「服從軍事時期法律」的，祇希望合法工作的，背棄國內戰爭的人們斷絕關係，和他們分裂。祇有執行這種政策的人，才實際上建設了社會主義的國際……

……第二國際的破產（註四），在大多數歐洲合法的社會民主黨叛變自己的主張和叛

變司多高爾和巴塞爾(註五)的決議方面，表現得尤其明顯。然而這次破產，就是機會主義完全的勝利，就是把社會民主黨變為民族自由派的(註六)工黨，這種破產不過是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第二國際整個歷史時代的結果吧了。這個時代——由西歐資產階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完成，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開始的過渡時期——的客觀條件產生了而且養成了機會主義。當時在西歐有些國家裏，我們可以看到工人運動中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這種分裂，整個地講來，是循着機會主義的路線前進的(如英國，意大利，荷蘭，保加利亞，俄國)。另一方面，在其他各國，也循着這條路線發生了長期的激烈的各派的鬥爭(如德，法，比利時，瑞士，瑞典)。大戰所造成的恐慌，揭破了一切的假面具，消滅了一切的無定性，割開了久已成熟的毒瘡，指出了機會主義者是資產階級同盟者的真實作用。組織上完全使這種分子與工人政黨脫離——這是必須做到的事情了。帝國主義時代是絕對不容許革命無產階級的先進者和享受一小部份「本」族「強國」的特權的半小資產階級的工人貴族，在一個政黨裏同時並存着。以前論機會主義的理論，認為它是沒有「極端」性的，是一致的政黨內的一種「合理思潮」，到了現在它已經變為哄騙工人的大騙局和工人運動的大障礙了。公開的機會主義，立刻會使工人羣衆跑開，所以這並不怎樣可怕，不怎樣有害，但若利用馬克思的一二句話來證明他們機會主義的實際，用詭辯的方法來證明革命行動還沒有到期，這種「中

庸」的理論，才是可怕，才是有害。第二國際鼎鼎大名的人物考茨基，這種理論的代表者，在曲解馬克思主義的事業上，表示出他是一個鼎括括的假好人和古董家。在有百萬羣衆的德國黨中，已經沒有一個忠心的，覺悟的，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不憤激的離開徐台公和謝德曼（註七）所擁護的那種「有威望的名人」了。

大約十分之九的舊的領袖們，離棄了無產階級的羣衆，投降了資產階級。所以這些羣衆們對於國家主義的跋扈，對於軍事戒嚴和軍事檢查的壓制，表示散漫和孤立的現象。然而大戰所造成的，客觀的，正在加深擴大的革命形勢，必然要產生革命的情緒，鍛鍊出和培養出許多最優秀的最覺悟的無產者。羣衆心理的很快的變化，不但是可以發生，而且是一定會發生，好像一九〇五年俄國甘棒時代（註八）所發生的變化一樣，當時只經過幾個月的功夫，或者祇是幾個星期的功夫，從一部分落後的無產階級中，居然編成了跟隨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的百萬大兵。我們固然不能確切的知道，是否可以在这次大戰不久以後，或當大戰的時候，爆發強烈的革命運動，可是無論如何祇有向這個方向進行的工作，才能够稱爲社會主義的工作。國內戰爭的口號，就是一個最好的口號，它可以總括和引導這種工作，團結一切無產階級反對本國政府和資產階級革命鬥爭的人們。……

〔註一〕 從列寧一九一四年二月所著的「死的愛國主義與活的社會主義」中摘下來

的。全集第三卷二十三頁。

〔註二〕 第一國際崩壞的開始。

〔註三〕 一八八九年第二國際成立。

〔註四〕 從這裏起摘自一九一五年列寧所著的論文，全集第十三卷一百七十九頁。

〔註五〕 司多高爾是德國的一個城市，一九〇七年曾經在這裏開第二國際世界大會；巴塞爾是瑞典的一個城市，第二國際在一九一二年在那裏開會。在這兩次會議

中，曾經通過許多反對戰爭的決議，號召國際無產階級，團結自己的勢力，不使戰爭爆發。可是這些決議祇是紙上空文吧了。

〔註六〕 民族自由派是資產階級的政黨，他首先提出保護自己祖國的利益，主張保護私有財產。列寧這裏所說的是指大戰的時候，社會民主黨都轉向民族自由黨的觀點。

〔註七〕 徐台公和謝德曼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大戰時候叛賣了工人階級，以後在德國革命的時候就和資產階級妥協，叛賣了工人階級的利益。

〔註八〕 甘棒時代是俄國一九〇四到一九〇五年時的一個時代，那時警察企圖把彼得堡工人運動的領導權，奪在自己手中，他曾利用冒險家牧師甘棒來達到這個目的。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的大屠殺以後，甘棒運動就遭遇了完全的失敗。